



## 生活滋味

## 欢喜烟墩

»»»»»»» 施炜君



舟岱大桥的入口与往大沙青坑岭隧道的交界处有条路，路边有块牌子，写有“欢喜烟墩”，往西便是烟墩地界了。我觉得起名字的是个聪明人，烟墩被冠以“欢喜”，是在古地名的韵味中，添了一份新意，这新意便是欢喜。

我与烟墩是有缘的，从小有一种欢喜，或许是因为母亲出生在那里。小时候，母亲教过我她小时候唱过的童谣：正月里，人客多，阿娘叫我去捣鹅，捣娘话，阿拉捣，羽毛白白肚下黑；阿娘叫我去捣鸭，捣娘话，阿拉捣，上唇涮河泥，下唇涮田泥；阿娘叫我去捣鸡，捣娘话，阿拉捣，三更墙头喔喔啼……母亲节俭又能干，记得青饼、汤圆、酿酒样样会做，特别是酿酒，蓼草自己采来，做成酒曲，再酿成清香甘甜的米酒，是需要技术与经验的，或许是一方水土所养成的。

烟墩人大多姓夏，为明朝大学士夏言后人。母亲常说，嘉靖年间阁老太公被严嵩害死时，天暗了三日三夜。后人为避祸逃到了烟墩，并繁衍了下来，建造了花岗岩庙，供奉着阁老太公塑像，以示纪念，上了年纪的人都称烟墩为“烟墩夏”，母亲对阁老太公的名是忌讳的。

以前的花岗岩庙很是热闹，逢阁老太公生日或逢年过节都会邀来戏班子在庙堂里唱上几天几夜，就像鲁迅所描述的社戏一样。而《盘夫索夫》是必演曲段，曾荣唱道：骂你严嵩老奸臣/横行霸道在朝中/你残害忠良有多少……定斩你奸贼老严嵩。越剧的唱腔婉约中有激昂，把严嵩骂得畅快淋漓，后人听了自然得以胸臆舒畅。

随时光荏苒，花岗岩庙后来成了供销社的布店，也算热闹一番，最终荒废后被拆除。为寻回失落多年的慰藉，十几年前由阿达舅舅牵头，才重新在水库边的山坡上盖起了新花岗岩庙，但这是缩小版的，没有了以往的气派和热闹。

烟墩是一个自然村，坐落于狮子岩山下，村舍依山而居，且民风淳朴，从不浪费一寸良田，以前人口多时，曾把房子建到了半山腰，因实在不方便，才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迁徙下来，安置在附近的丁家山脚下。沿后溪坑上去，溪两侧依山傍水仍住着几十户人家，春夏有溪水潺潺，鸟鸣山涧；秋冬有芦花摇曳，柚子金黄。溪边几位浣衣洗菜的阿婆，看见我会招呼说：这是陌生客人嘛。我说来这么好的地方转转。有的还要为我留座，我心里会滋生一种亲切，心想：或许她们是母亲童年的伙伴，一起唱过那首童谣，溪边采过辣蓼。

烟墩的土地资源较少，就村吞前面那一片，村民们一年四季在麦子与水稻之间劳作，生活过得朴实也艰辛，所以后来很多泥瓦工匠去了城里讨生活，待农忙时回来收割插秧，忙完又返回城里，再后来慢慢地相继留在了城里，也带走了他们的子女。

西边的村口有株百年老樟树，枝虬叶茂，绿荫下，老人们像一群倦鸟，聚坐着，有时聊天，有时都沉默着，好像在时光里寻找回忆，如此一代一代地沿袭。

在老樟树南面的寨山里附近，前几年种植了上百亩荷花，与狮子岩上的大风车都成了东海百里文廊的打卡地。我沿曲桥步入荷田深处，白鹭被成群惊起，犹如走进了李清照的词里。初夏，尖尖荷花亭亭立于田田碧叶中，是一种自然至美。清风吹过，层层叠叠的墨绿带着清香扑面而来，转身则发现已被这墨绿包围，满是清凉和惬意。

舟岱大桥在远处横跨而过，甬舟铁路也将在左侧穿山而去，烟墩像是一座被忽略了村落，但忽略中有一种安静，村西北靠近马目有十里桃花会年年开放，给你欢喜。

## 似水流年

## 那年入学时

»»»»»»» 张小杨

恰逢一年教师节，不由想起我小学入学的情景。恍惚记得学校不大，校园中央一条路，路两边种植的是叫四季青的植物，四季都是绿色，从来不会因为秋天的到来而黄了枝叶。

一条南北路把校园分成两半，校园不大，一共三排教室。第一排四间屋子，两间是学前班，两间是一年级。第二排教室的第一间是老师的办公室，另外两间是二年级。第二排和第三排间隔较大，就是我们的操场了。我人生的启蒙是在这里完成，所有的起点也是从这里开始。

小学坐落在我们村中央，我曾向爷爷和爸爸求证过哪年建校，并没有得到答案。妈妈带着我入学报名，老师问会不会数数，我一口气数到九十九，也不记得老师有没有满意地点头，只记得妈妈交完钱领了课本就带我回家等着开学。村学校的老师都是互相认识的，多是一条街的邻居，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都很放心。

我的同学都是一起玩到大的发小，最要好的朋友叫建芳。我们两家是邻居，小学几年无论刮风还是下雨，我俩都结伴而行。建芳家住在我们东边，我家住在一条胡同里，我家住东边，大伯家住西边。大伯家的哥哥比我大三岁，叫亚明，我从小就一直喊他亚明，不喊哥。建芳也有一个亲哥哥叫建超，建超和亚明年纪相仿。每天上学，建芳和建超总是先到我们胡同里喊了我和亚明一起去学校。其实学校离我们两家不过一公里，但是去学校总是左邻右舍的喊着小伙伴一起去才开心。

我们几个学习成绩不相上下，只有建芳比我们爱学习。放学后，大人们下地劳作，几个伙伴就聚在我家写作业。记得当时老师总是让写很多遍词语和数学计算。建芳是写作业最好的一个，她的字迹娟秀整洁，正如她的模样干干净净，永远是齐眉的头发乌黑垂顺，

笑起来一双弯弯的月牙眼，脸上漾着一对酒窝，永远是那么甜美。建芳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是很重要的存在。现在我们已为人妻人母，相见的机会少之又少，再见面时不知道是否可以准确地认出彼此，唯愿彼此无恙。

我们最喜欢的老师是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老师——杨乃增老师，对学生格外负责，性格也很好。为了让我们能写出一篇好的作文，会带我们去田野里捕捉春天的美景，感受融化的溪水从指缝流过。正是杨老师让我喜欢上写作，让我知道写春天不能只写春天，你要先去感受漫山遍野花香，蝴蝶停留鼻翼。让我知道四季的美景不只是看在眼里、停留在记忆里，而是可以跃然纸上。在杨老师教导下，我写了动物、植物、人、四季……在杨老师一遍遍的认可中，我更加爱看书、坚持写日记，这对我后来高中语文成绩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师者如光，微以致远。一位好的老师真的可以让人一辈子受益。如果当时我没有对文学感兴趣，我想我一定不会有爱看书的好习惯，虽然现在电子书籍很便捷，但我依然坚持购买纸质版的书籍翻看，让我觉得文字是有温度的。

第一次踏进学校时，微风扑向脸颊的感觉真好；和好朋友一起在院子大树下写作业，阳光透过树叶洒落在作业本上的感觉真好；那个阳光明媚的春日，和老师同学一起在蝴蝶泉边嬉闹的感觉真好。

这一切都是少年的记忆，没有歌颂也没有赞美，只是简单停留在脑海中的人和事。我怕不去记录，有一天会随着时光一点点消逝。那些原来的人儿啊，当我们想起时，应是沧海桑田，应是繁星璀璨，应是散落天涯。年少的时日从我身边划过，而我从来不知道，那已是生活。

## 心灵隽语

## 笑容·面具·花

»»»»»»» 王旭东



多少次，在内心渴望自己能笑意盈盈地行走。不同时间，不同场合，都能洒脱自如，微笑溢满脸庞。然而，也许是心灵承载重荷，也许是生活赋予责任，我的沉重多于欢愉。虽然脸上不挂“面具”，但心里，却有一副“面具”，像一把锁，在那里悬着。

直到有一天，在老教师的台板下，看到一句话：“对自己不要太严肃。”大悟，原来，这“面具”你有，我有，他也有。难怪东坡老夫子要“乘风归去”。而禅与老庄是软化这副“面具”的浸泡剂。看来，灿若桃花的微笑，是一种流水般的灵动，冷冷作响，清凉四溢，它偶尔会溅到我的脸上，作春光妩媚状。渴望春光常

驻，所以我无奈。

忽然就羡慕起我的学生来。他们率性而为，他们剔透透明。尽管他们也有了“沉重”，也有了无奈。但那是淡淡的，如天边浮游的云，一掠而过。他们的心灵面具是经软化过的，不那么坚硬，不那么厚实。外化在脸上的，是微笑，是青春之花，而不是僵硬的面具。浸润他们精神的是一种多元的、开放的文化，以及张扬的个性，他们“自在”如风。对他们而言，没有沉重的文化面具。

剖析各个层面的面具，也是一种沉重。“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。”